

元气与境界

胡作法

在我近几年的行旅中,太和之行无疑是我体验最独特的一次。这样的独特体现在两点:不知所看,不知所言。在整个的行游过程中,以及归来长达半月的时间里,我依旧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中,找不到最契合的表达。而在我而言,这样的体验是不多见的。

不知所看,自然是指风景。这个位居皖西北、身处黄淮海平原腹地的县城,一览无余地平坦辽阔。然而,一见到底的平坦与辽阔很容易转化为单调和沉闷,视线上的无障碍也会让人产生审美上的乏味,缺乏顿挫幽深之美,像古徽州的那种一重一掩、景各不同的新奇会给人带来无穷的期盼;当然它也远不及江南水乡的那曲折婉转,清丽脱俗,给人无尽的情思。太和所能呈现的就是广袤辽阔的大地,和那些郁郁勃勃的庄稼——玉米、高粱、大豆等,即便是八月初,它们依旧绿得深沉而饱满,在土地上迎风而舞,一无遮拦,质朴自然,充满着野性的放纵,像一幅未经染色的水墨,大写意,全用枯笔,沉着,粗犷,大气淋漓,自成境界。这样的境界与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韵自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对于贪恋山水风情的游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够的,甚至是乏善可陈。在我,自然也有这样的印象,但我知道,平原大地所能给予的便是这种辽阔、浑朴和坚实,它同样能饱胀你的眼眶,让你为之动容,只是懂得欣赏的人还是少了点吧!

不知所言,则是指找不到准确的表达方式了。不独是语言上的,也是文字上的。在太和,我一直沉浸在某种不明的气息中,它有时似要破空而出,又如鱼龙深潜,让你不得而知。我知道,这样的感觉远不是单纯的风景所能给予的,而是这片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浸染之功。而文化这东西,有时候会让你着迷,欲辨不明。

一望无际的平原决定着太和的文化特质不可能是那种精雕细琢般曲折幽深,而应该是利落、爽直、随意。就如同太和县城,便是个粗线条的城市,纵横排列的长街短巷,大多缺少植物的荫护,袒露超脱,略显粗犷。城中的建筑,高层并不少见,但缺乏精致的面孔,可见这个城市还未

在细节的营造方面养成习惯。

吃是一个地域文化风俗的综合体现,在太和,这一点尤为明显。对那些吃货来说,太和之行无疑也是一场舌尖上的旅行。太和盛产小麦,故面食在这里尤为风行。对于长在南方的我而言,对面食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包子、馒头、面条等有限的认识上,最能接受的莫过于街头散发着麻辣葱香的鸡蛋灌饼了。但太和之行,一扫我对面食的浅薄认识,单就早餐而言,每天的餐桌上能摆满近20个品类,且许多是不重复的。蒸煮油煎,花样之繁复,做工之精良,味道之鲜美,让见惯了美食的吃货们也惊呼不迭。这其中,太和板面是被口口相传的美味,从尚未踏上太和的土地始,便有先知者开始发酵其传说,令我等急欲食之而后快。而到终于见到其庐山真面目时,确也令我等有大块朵颐之感,硬朗的筋骨、鲜辣浓郁的羊汤汁,再加上在卤中泡制的鸡蛋,别有一番风味。还有太和馄饨、煎饼、麻糊等,各呈特色,令我等胃口大好,火力全开。

菜肴方面,太和人将面粉也运用纯熟无比,无论是鸡鸭鱼肉,均能与面粉、鸡蛋恰当融合,或煎或炸,呈上一道道外酥里嫩的美味佳肴。这其实是一种调和,一种生活的智慧,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太和人包容调和的文化特质,自然也体现了太和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与吃相伴的,是太和对人的待客之道:热情、真诚、爽直。有客远来,便不惜倾其所有,把酒言欢,而酒风之浩荡,也令人一再动容,为之所感。

在太和的行旅中,我始终被一团含糊不清的气息包围着,我试图梳理它们的脉络,却不得其门而入。作为一座建县2000多年的小城,漫长的时光给了它足够的涵养,而平原大地,也赋予了它不同于南方的气质,从建筑到饮食,从语言到艺术,凡此种种,成为一种有着强大磁场的元气,它裹挟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如一团水墨,升腾缠绕,相互浸渍,呈现出不同的境界而意趣淋漓,让我陷在其中,失落却觉得美好,这或许正是文化最博大的魅力所在吧!

妙哉,太和。

器物随身

刘东华



器物随身,关于这个问题,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孙悟空。

小时候看《西游记》,一个猴子,纵然学会了腾云驾雾、掀天揭地的本事,就那一身毛,加上赤手空拳,总也摆脱不了天生的野性。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这猴子非常苦恼,它需要一件顺手的兵器。从此,悟空和那件如意金箍棒朝夕相处,棍不离身。

大闹天宫就不用说了,即便是保护唐僧,走在漫无边际又险象环生的西游路上,这根棍子就跟着大师兄披荆斩棘,赶妖驱魔,成了取经团队的旗帜。本来,这根棍子可以随意缩小,放进大师兄的耳朵里,行进途中会更方便一些吧,但大师兄仍然喜欢把它拿在手上,舞舞扎扎的,不是为了吓人,要的是那种器物随身的自信。

或许,是因为有了这根棍,你是世人敬仰的大师兄。如果没有,在芸芸众猴中,恐怕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

当然,我并不是想说猴子。前几天组办一次书画笔会,特意备好笔墨纸砚,邀请来小城几位颇有名气的书画名家,当场挥毫泼墨。席间,有一位老先生迟迟不动,等大家各展所长,兴致阑珊,轮到老先生献技,他慢慢吞吞地从自家携带的布兜里,依次取出来毛笔、砚台、墨,甚至一对红木

的镇纸,这是老先生的习惯,甚至连写字的纸也是自己带着的,是他喜欢的某品牌的生宣纸。

同在小城,大家当然知道老先生多年的习惯,但对他每一次郑重地研磨、落笔,还是报以掌声。然后,笔是亲自细致地洗过、收好,放在随身的布兜里。老先生的书法造诣且不评论,就这一份器物随身的执着,足以令人敬佩。

对于工艺从业之人,工具就是自己的另一半。记得小时候无意中闯过一次祸,是家里请了木匠做家具。那木匠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不仅技术精湛,为人也宽厚。当时木匠所用的器具都是手工的,斧子、凿子、刨子、锯子、墨斗、木尺,装着满满一箱,被那木匠背了来。我对那凿子开始感兴趣,大小的木块,被木匠拿凿子凿出方方正正的眼子,再分毫不差地嵌在一起,就是一个立体的家具骨架了,外面订上木板,就是一件漂亮的家具。

记得当时,趁着木匠不备,把凿子偷出来,当做剑乱刺,不小心却刺在石块上,刺耳的叮当声里,凿子的刀刃就缺了一角。这一声仿佛是刺在木匠的心上,放下手里的工作就追着我打,那气势汹汹的神情,突然把一个慈悲的人变成了凶神恶煞。

我想,他们随身的器物,也许就是精气神所在。

会唱歌的泥土

梁凌

朋友推荐我听《我有一段情》。她说,你听听吧,坝坝奏,你肯定会喜欢。

从网上搜来听,一听就入了迷。安静的夜里,一人独坐,听着坝的呜咽,有地老天荒的感觉。坝这种乐器,也真是奇妙,它的前世,只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陶土,被人挖起来,做成圆形的形状,再挖几个孔烧制,放在嘴边轻轻一吹,就发出天籁之音。而且,在乐器中,它算最草根的,最接地气的,便宜,吹起来好像也不难。

西安街头,有许多卖坝的。有一年,在南郊的古城墙边,我遇见个老人,他六十开外,戴着草帽,一脸太阳色,胳膊上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的全是坝。他边走边旁若无人地吹,见我看他,便停下说:“妹子,要坝吗?很容易学的,你看……”他拿起坝,眯起眼,呜呜地吹,如置身原野丛林,在他的身后,是几代帝王的沉浮处,是穿梭的人流和滚滚红尘。

它吹出来的,是一地碎银似的月光,是将军白发征夫泪。古老的城墙上,茅草在朔风里飘,草上沾了一层白霜。四处一片静寂,静得能听见风的吟唱,半落的旧旗烈烈地招摇。城楼上,有人在遥望:“家乡啊,几千里……”绮窗和水晶帘后,有女子抬眼望月:“俺的那个人呀,你几时才能回?可知道呀,一寸相思一寸灰?”

想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来,如

果,非要用一种乐器来演绎她的一生,就非坝莫属了。她的一生,都在做凄清的遥望。她的男人,写的犀利文章,对她也冷漠如霜。大喜的日子,扔下她独守空房。新婚三日,又东渡日本,一去三年。从日本回来后,倒是把全家接到了北京,连她一起。但,她做的饭,他不吃;她做的衣,他不穿;她铺的床,他不睡……她想用她的好,来感化他,却等来另一个女人。最后,她无奈地说,我对他再好,也是无用。一声叹息,如凉凉的坝声,雾般浮起……

看来,世间的爱,不是付出就有回报,你有情,他无意,落得一生空等待。朱安太柔顺,倒不如那个叫江冬秀的小脚女人。她是胡适的原配,一开始,她也跟朱安一样不受重视。但她性格刚强,当她听说胡适想跟自己的伴娘结婚时,就拿着剪子相威胁,又拉开门,让公众来评理。她的厉害,总算把情敌吓退,也吓坏了那个要面子的男人。

江冬秀的歌,从凄凉到雄壮,到温暖。我想,如果江冬秀和朱安互换,不知会是怎样结局?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江冬秀绝不会像朱安那样被动。

爱要争取,实在争取不来,还是撤退吧!泥土能开出姹紫嫣红的花,能生长蓬勃的大树,又何必非要变成一只坝,一生都唱着伤心的歌。

串门

朱云

母亲又来了,每天这个时候,母亲总是会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而这个时候,正是我准备看一下电视,轻松一会儿的时候。母亲进门后,她说:“走,咱们上阳台上聊一天。”见母亲如此有兴致,我也不好推辞,只好将PPS关掉,来到阳台上,陪着她聊天。

聊了近半个小时,而我也准备再度投入工作时,母亲会很知趣地离开。虽然,我和母亲相隔不远,但是楼上楼下的跑着,也着实有些吃亏,于是,我便对她说,让她不要特意上楼来看我,有时间,我会回去看她。可是母亲却说:“我只当是遛弯,中午的时候,记着回去吃饭啊。”

母亲走后,我又坐在了电脑前,开始工作。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在电脑前的我,一呆就好几个小时,而母亲总是会适时地来我家串门。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过于劳累,而故意来串门,目的就是想让我休息一下。可有时我却嫌母亲烦,甚至会告诉她,你每天来会打扰到我的工作。

听到我这样说,母亲不吱声了,临了,她轻声说:“我也是为了你好,你想想整天呆在电脑上,呆长

了,病就会找上身。我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太辛苦。”我说:“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可是每次你来,总是会打断我的思路。”母亲不再说话了,转身离开了我家。

有一段日子,母亲来我家的时间,正好是我想休息的时候。我不知道母亲怎么算得这么准,不像以往那样,会不经意间地打断我的思路。母亲听后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忘了,你家的窗户,正好对着我的阳台啊,当我吃完菜回到家,我便时不时地地看着你,见你起身了,再算算你在电脑前呆了近一个小时,想着该是你写完了稿子,所以,我就连忙换鞋,上楼到你家,陪你讲一会话,其实,我也不是想拉着你讲话,我是不希望你休息的时候,又坐在电脑前看电视。”

听后我愣了,我那视力不好的母亲,为了不打断我的思路,竟然时不时地站在阳台上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她上楼不是想让我陪她说话,而是希望我能够彻底地休息一下,可我却总是误解了她的意思。在那之后,我对她说:“等我休息的时候,我下楼去找你,咱们在小花园里走走坐坐好不好?”也就是在那一刻,母亲笑了。